张岂之：华夏文脉的守望者



张岂之先生

2016年10月29日晚，在“致敬国学：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上，一位鲐背之年的老先生获得“全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盛赞他：“六十年治学路，他师承大家耆宿，延续老北大传统。从思想到文化，由史学而哲学，沿着文脉施施而行，追溯学说源流，探寻文明播迁，综贯会通，熔铸古今，写就一部浩荡思想史。”

这位老先生，就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他曾在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1994年，受聘为清华大学双聘教授。

2026年7月19日，张岂之先生走完了他百年漫漫人生路，溘然长逝。

正值毕业季，西北大学的很多博士生已完成论文答辩，即将进入大学教学岗位。每年此时，他们总会收到已近期颐之年的老校长张岂之先生的谆谆寄语——“作为一名教师，怎样才能把课讲好？你要把自己的‘心’投进去！”“教学与科研，我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总是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对这二者都喜欢”“怎样对待教学任务？不挑不拣，特别是刚做教师时，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如今，老校长已远去。

张岂之早年师从季羡林、贺麟、汤用彤、侯外庐、任继愈等学术大家，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素质教育研究70余载，从青春到白头，他把最好的时光都献给了学术研究与教书育人。他的足音，始终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同频共振。

1926年，张岂之出生于江苏南通。童年时期，因日军侵华、战火纷飞，他随母亲转移至陕西城固，就读于西迁至此的北平师范大学附中，后又在重庆就读于张伯苓创办的南开高中。抗战胜利后，1946年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联合招考，张岂之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1950年本科毕业后，他考入清华大学攻读研究生。

在北大求学期间，侯外庐曾为学生讲授“中国思想史专题”，张岂之是听课学生中用力最勤者，给侯外庐留下深刻印象。1950年3月，侯外庐被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1952年秋，他给正在清华读研的张岂之捎来口信，邀请他赴西安工作，张岂之欣然前往，自此开始了在西北大学长达74年的教学与研究生涯。

随后，侯外庐又奉调北京，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并成立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张岂之成为研究室一员，半年在京工作，半年回到西北大学教书。

1953年，侯外庐带领“诸青”（张岂之和李学勤、杨超、林英、何兆武等5位青年学者），校对、修订《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至第三卷。后来，“诸青”成



1990 年，侯外庐先生的弟子们在西安合影。左起：步近智、何兆武、林英、张岂之、祝瑞开、卢钟锋

为编写《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重要作者群体。

“初稿由侯先生认真审阅，多次修改，经常有推倒重来的。我们经常跟侯先生深入交谈甚至争论，他从不愠怒，这对我们年轻人成长大有裨益。”张岂之对编写过程记忆犹新。

张岂之经常引用侯外庐的自述“我从事史学研究，就像石匠和拓荒人的乐此不疲”，借以表达自己的治学感受。因为这种“乐此不疲”，他陆续主编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历史》（六卷本）。作为侯外庐学派的传承者、创新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张岂之不断践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主持和组织多项重大学术攻关项目，担任中宣部、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史学概论》《中国思想史》首席专家。独著或主编《中华人文精神》《中国思想学说史》等20余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几乎每一部都不断再版，成为中国思想史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书。

1991年，张岂之从西北大学校长的岗位上离任，同年起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1994年，张岂之受聘为清华大学双聘教授。他开始将比较多的精力和时间集中在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和素质教育（含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等研究上，在学术研究和文化普及方面不懈努力。

为学孜孜矻矻，严谨求实；为师嘉言懿行，严慈相济。“几十年来，在大学，不论在西大，还是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清华，我没有不讲课的。我喜欢讲课，从来没有要求只做研究、不讲课的工作。”张岂之如是说。即使在晚年，他也把“每学期为学生们贡献几场高水准的讲座”作为自我要求。

他的课堂一直深受欢迎。很多师生都记得这样一幕：2017年5月18日，在西北大学“侯外庐学术讲座”第一百讲的“文化自信与人才培养”专题报告会上，台下挤满了人——座位不够，大家就在过道里站着、蹲着，甚至挤在报告厅外的门窗边；而台上演讲的张岂之虽已满头银发，但依旧身姿挺拔、音调铿锵，思路清晰、妙语连珠。

对学生做学问，张岂之要求严格，尤其希望博士生得到规范的学术训练，在文字训诂、历史文献、逻辑、外语等方面都要打下牢固基础。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谢阳举说，每次呈送文章给张岂之审阅，自己都“既喜且忧”。喜的是，每次稿件都会被仔细审改，质量大有提升；忧的是，不知要改多少次才可以在张岂之那里“过关”。

“先生强调，思想史研究必须关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他要求我们既要精读基础文献、搜采稀见文献，也要关注新出文



张岂之先生讲课中

献，还要熟悉政治、经济、法律、民俗等方面的社会史史料，拥有兼收并蓄的学术视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肖永明说。

“我总想着一点：既然是教师，做的一切就一定要对学生有用。”在培养学生时，张岂之会将自己的最新科研成果融入其中，并身体力行地“用合适的方式将自己的学术成果通俗化，准确地表达出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

严谨学风、高尚师德，吸引很多青年学子慕名而来。1978年，张岂之开始招收并培养中国思想史专业硕士研究生，8年后开始招收和培养中国思想史学科博士生。他对人文学科充满深情：“人文基础学科虽然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和技术成果，但是，它们有助于人们高尚精神世界的塑造和健康审美能力的培育。”“如果说自然科学是参天大树，人文科学就是绿草，不起眼，却不可缺少。”由此，他常以清代诗人张维屏“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今古愁。惟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的诗句勉励学生，并将自己的随笔集命名为《春草集》。

在他担任西北大学校长期间，西北大学成为全国最早在研究生层次为文理科均开设必修课“中国传统文化”的院校。他倡导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学生的思维水准，树立健康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实现文化育人，将人文教育不断推向“综合教育”“全面的教育”。

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使张岂之对教材编写格外看重：“我是教师，编写教材是我的本职工作之一。虽然编写教材对成名成家的作用不如专著大，但一本好的教材可以影响学生一生。”

翻开张岂之审阅的教材书稿，密密麻麻的修改与批注随处可见。学生们回忆，多年来，从每一部教材的提纲编制、具体编写，到审改稿件、开会商讨，张老师都亲力亲为，且殷殷嘱托，“我们要的教材，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我研究并撰述有关中国思想史的内容，都力求与国家的建设发展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提升研究的能力，从而提高教学水平。我们的学术研究，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我们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获奖证书
获奖成果：《中国历史》（六卷本）教材
获 奖 者：张岂之 刘宝才 程 龙 周天华 王子今 方光华 张国刚 杨共乐 陈苏镇 王元化 高希德 陈旦华 许 倬 先材
获奖等级：一 等 奖
证 书 号：200506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部 长：周济
二〇〇五年九月


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
全国优秀教材
证书
（高等教育类）
获奖教材：中国思想史（第二版）
号：978-7-04-030008-2
获奖等级：二等奖
主要编者：主 编：张岂之 副主编：陈旦华
连续使用：8年
证书编号：GJC-G-2-2021064

张岂之主编的教材荣获国家级奖励

才能在教学与学术研究中不断前进”。

除了编写教材，张岂之也非常看重编写普及读物，借此让中华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他认为，这是社会的迫切需要，学者不能因其小而不为：“思想文化史研究需要很专业的研究成果，也需要高质量的普及读物，否则就会使自己与时代、社会、大众隔绝，怎能实现‘以文化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组织编写了一本图文并茂的普及读物《中国传统文化》，旨在澄清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质疑甚至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潮。在书的后记里，他写道：“我们是教育工作者，不会下海弄潮，也不会见异思迁，只能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冷清的生活中努力为国家为民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今天，走进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扑面而来的是六个大字——“兼和、守正、日新”。这是张岂之提出的所训，浓缩了他的治学思维与教育理念。这位百岁人文学人一生都在坚持阐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乐此不疲，初心不改。

（摘编自“光明日报”“西北大学”微信公众号，2026年7月22日）

父亲薛君礼的三个30年

○薛　刚

“我的遗愿就是希望我们这批人的名字也能刻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碑上。”——这是我的父亲薛君礼2016年7月说出的肺腑之言。

2026年7月，是父亲薛君礼先生逝世十周年祭。作为清华大学1947级校友，他是中国计算机事业首批拓荒者、我军无线电情报领域的无名功臣，更是历经半生坎坷却始终坚守报国初心的清华人。他以“第一个30年热血沸腾、懵懵懂懂，第二个30年屡遭挫折、坎坎坷坷，第三个30年老树发芽、轰轰烈烈”注解了他的风雨人生，将清华风骨与家国赤诚熔铸进共和国科技与国防教育的隐秘征程。



一九四八年，薛君礼（右）与同学彭灿新在清华大礼堂前合影

沪上商贾育赤子

父亲祖籍北京，1928年4月出生于上海商贾世家，家族曾在北京、上海、东京经营知名鲁菜饭庄“雅叙园”，我的爷爷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中国代表处终身员工。父亲自幼浸润西方教育体系，英文功底扎实、视野开阔，却从未被西方思想裹挟。抗战时期，上海沦陷，他亲历颠沛流离，11岁遭日军犬咬、为生计跑单帮换米，在苦难中早早读懂家国大义，在山河破碎的抗战年代，早早立下救国报国的志向。